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

明 賀復徴 編

致語

賀復徴曰致語始於宋人蓋内庭宴饗侍御優伶之辭皆詞臣擬撰今制因之録數則以備一體

内中侍御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 宋蘇軾

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黄鍾氣驗微陽之

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觀其采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為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宫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誰

賀皇太后 蘇軾

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絲線知宫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悦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

應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

元夕節宴奉皇上致語 明程敏政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季當和樂之時節有三元惟上元乃繁華之節宜張御宴未奉宸懽況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故事恭惟皇帝陛下秉寬仁恭儉之德爰高明睿哲之姿天縱多能工師孔子日新舊學遠慕湯王祥刑

不及於非辜郵典屢施於無告南郊禮備特牲才胙於尚方北塞塵清虎旅又歸於宿衛調春臺之玉燭實在此時放夜禁之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徹應鼇山鼉鼓龍笙少延鳳駕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紫霞之觴

聖齡願保於萬年健隨天運節假已開於十日樂與人同盼明月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預伶官禮太乙貴神於六宮之中想周旋於達旦獻昇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調之入雲欲罄下情敬陳俚語

寶歷初開二十巡エ元風景一回新千株火樹連西苑萬點星毬擁北辰金剖黄柑傳令節調翻白雪應陽春脭心顩比光明燭滿賜餘輝及庶民

元夕節宴奉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奉慈闈祝萬千之脭壽瑞騰鶴禁喜溢龍顔恭惟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貽謀高遠慶覃孫子比周室之邑姜福備天人類瑶池之王母制不稱於宫壼化已洽於家邦矧四方書大有之

年式光寶訓宜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霞觴朱絃綠亮
協應韶鈞御燭熒煌昭回星斗山形蔥蒨駕海上之六
鼇烟影迴環走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而迭奏境
隔仙凡玉饌珍羞雜然而前陳味窮水陸極天下一人
之養奉內前一日之懽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窺月
中之火樹疑新開不夜之天分霜後之黄柑知樂共長
春之宴欲宣勝事敢貢芻言長樂宫中起御筵六鼇山
下擁祥烟三春景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

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華圓霞杯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端陽節宴皇太后致語 董越

伏以階蓂舒五葉一年佳節又中天慈算祝千春萬口歡聲齊動地中外仰鴻鈞大造臣工需燕錫深恩宜逸豫之無期真孝慈之兼盡恭惟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齊莊震肅儲祥啓聖明以繼統坤元肖德同厚載以資生有娀舊國實生商渭水大邦真有子配二儀以

正位無貳無虞有萬乘以承歡何思何慮維此歲逢柔
兆式當節届端陽菖蒲酒泛玉斝金尊喜見一人獻壽
蕭艾葉挿瓊樓朱戸又看九御迎祥香風先播於浴蘭
炎暑頓消於賜葛幻術繫淮南之蠅虎畢恩頒大内之
梟羹五兵符皆佩赤靈九子糉並聯彩縷宜春苑裡紛
紛驃騎連營太液波心兩兩龍舟競渡不必鑄青銅於
揚子已無邪僻動天心何須餌靈藥於守宫自有聖慈
嚴内則眷此馨香令德何難感格上天看三階平而風

雨時定五穀熟而人民育至養備九州四海慈齡過萬歲千秋願金門暫駐宮車看衆技演魚龍曼戲勅輦路且停蹕蹕聽洞簫傳鸞鳳仙音不盡下情再陳口號

中天佳節月蕤賓天上年年樂事新競渡波揺金綫柳追風蹄蹴軟香塵蒲觴泛玉稱三壽氷片堆盤送八珍願祝聖慈長不老小臣末技歲來陳

中秋節奉皇上致語　董越

伏以秋色兩平分萬里寂無聲之風露圓光正東滿一

輪懸有影之山河良宵美景莫蹉跎人意天心正和恊
但得永清懽於宸極何妨催緩箭於宮壺樂已同人年
方大有恭惟皇帝陛下恩同覆載明並照臨育物對時
識大造方以斂藏為徳重農務本知小人惟於稼穡是
依吹豳方見於迎寒撫景忽驚於徂暑睠此蓐收司令
正欣皓魄當空惟一鑒必有容光信大明本無私照寬
裳紛舞袖悠揚法曲獻仙音桂子落天香縹渺夾城通
御氣輦路動雍容仙蹕壽杯浮瀲灩朝霞仰天欲問来

幾時嫦娥不語搗藥不知在何許杵臼無聲披繡闥俯雕甍纔見鏡光閃爍轉瓊樓入朱戶忽驚輪影逶迤望蓬萊且莫乘風待靈槎猶堪泛斗豈必假知微道術已長如天柱峯頭又何須公遠仙橋便如在廣寒宮裡謾言今夕復何夕不煩燈燭之光管取今年勝舊年長看魚龍之戲願停法部試聽頌聲　一年月色是中秋桂子香清爽氣浮大地有光歸畢照九重無事樂宸遊星辰北拱瞻黃道烏鵲南飛向畫樓願祝年年當此夜八

荒黎庶盡歌謳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宋蘇軾

教坊致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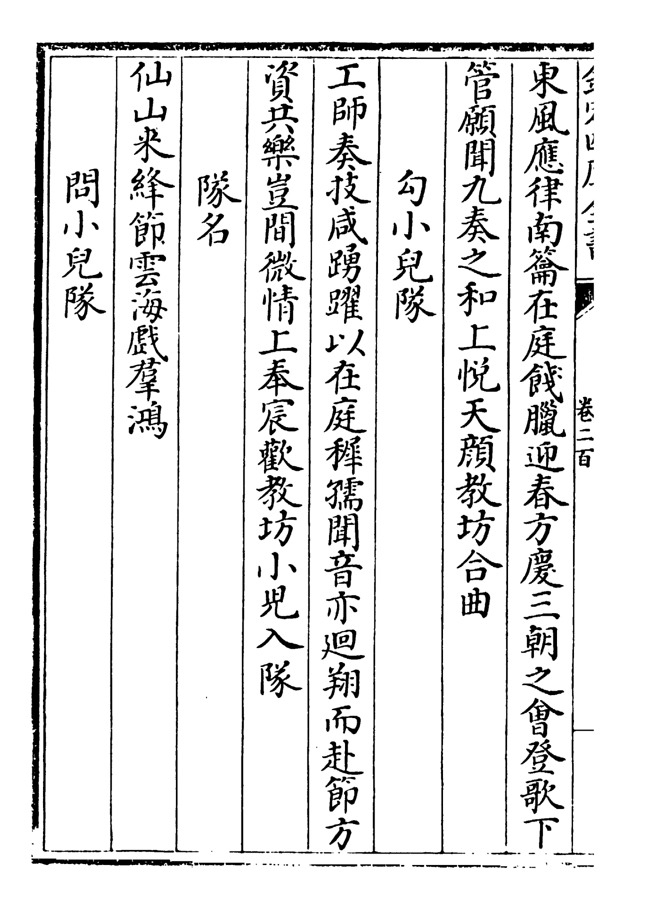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隣好交修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為而自化九德咸

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神相慶
夷夏来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知輿情之傾頌顧
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出
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菖葉催耕籍共喜椒花獻壽杯
欲識太平全盛事振振鵷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餞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悅天顔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稺孺聞音亦迴翔而赴節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羣鴻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振袂之能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群臣嘉賓四方於是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為高會恭惟皇帝陛下子來九有天覆兆民煥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還圭璋於都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擬金奏

鈞天之廣樂跳毬舞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鼔舞咸韶之韻蹌揚烏獸之間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威顔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既均湛露之恩漏減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

彤墀而申祝螳翠袖以言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故事

賀復徵曰按故事者借事闡忠則法語而有巽言之聽夫國家大關鍵大補救處今必有與古相合者進告者當知所取類矣

故事 宋 真德秀

國語吳王夫差夫差吳王名起師伐越越王勾踐勾踐越王名起師逆之江逆謂迎而拒之也大夫種獻謀種越大夫曰王其無庸戰言不必戰也不如設戎言備兵自守也約辭行成約辭謂卑下其詞行成猶求和也以喜其民民謂吳國之人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不吾足謂不以為可憂也將必寬然寬然閒暇之意有伯音霸諸侯之心焉既罷音疲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燼謂灰燼乘其弊也言乃無有命矣謂絕吳之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

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猶言被禍）得罪於天王（天王天子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孤猶外也）而又宥赦之（先是吳伐越許之平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言吳有全活之恩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君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屬兵猶連兵也）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

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箠指麾之而辱遣軍士也勾踐請盟一介嫡女音果一介一人也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公箕箒洒埽之具晐備也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匜二器也御謂侍御之人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懈同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義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免嬰拂思慮也若越既改吾又何

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自齊還兵伐之也申胥諫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强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掌股之上還反也玩猶侮也弄也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婉順也以從逸王志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聲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

若何（虵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隆盛也不必以越為盛）越曾足以為大虞乎（不足以為大慮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言無越則兵無所振輝）乃許之成（二文已載下編故不復評）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諼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徼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且屈則吳人

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勾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啟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其男奉槃匜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善哉子胥之諫也曰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强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

股掌之上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矣盖吴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吴何惟其誘於卑辭而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於北方曾未幾時而越入吴矣盖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用

驕之之術故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吾觀女真崛起海島其吞遼人陵我國大抵假和之一字以為悞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紿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紿蒙古竊聞蒙古取西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随之以侵伐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敵情多詐一至於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

以蹶起之彊敵驟得志於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其主見之温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得此於彼也報使遄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絶好而王檝之來則自若也我既攻彼彼宜我怨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 缺 物之詧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

得其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愛我耶抑畏吾甲兵之強耶其亦有臣如種者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工耶是不可以不察也先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征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欲施於我耶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也歛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伏惟

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之無以三代仁義望乎彼而以末世詐諼虞乎彼大為之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真德秀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税自廣故其理

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為理財之本出入斂散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糴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始兆先期賑卹用

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生安業戸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況為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憯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歛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茍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實倉廪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

之術而槩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為聖賢罪人矣而今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實天下幸甚

故事 真德秀

高宗日歷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宰執進呈次上曰太史奏乆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寒陰反節朕觀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當以名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為人事之所召後世之君樂於自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為天數之適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開中興憂閔元元力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久陰霖雨之變惕然自省遽以為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覩春夏以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内細民失業近畿諸邑山裂水涌淪胥以死

者不可勝計仰惟陛下畏天敬民無愧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絶書而譴告諄諄乃與事戾何耶臣伏而思之此殆吏刻急而民怨咨之所致也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為民改法易令亦以為民而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何其紛紛也假稱提楮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摧抑兼併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錐刀於是掊斂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

之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拘籍甚而父子啣冤赴井相踵丘墳何辜亦沒縣官於是刑戮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故有匹婦非辜而赤地千里者况民生嗸嗸如此天豈不為之動乎臣願陛下以昊天孔明為不可忽以皇祖有訓為不可忘日與輔弼之臣講求廣大之政亟下明詔申敕有司蠲除繁苛與民休息若是而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惓惓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

明 賀復徵 編

說書

徐師曽曰按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唯蘊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為說書題今制經筵進講亦有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

規風終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𠖥異

問大夫無遂事　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土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

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

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進讀

漢高祖赦季布唐突屈通不降高祖　蘇軾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唯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唯

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臣主之法

狄山論匈奴和親　蘇軾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盖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温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

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葢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顔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蘇軾

軾以謂古者仕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歴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寳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

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

明 賀復徵 編

義

徐師曽曰按字書云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謂之義若禮記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巳文鑑所列其體有二一則如古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因之神宗時王安石

擬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厥後安石之義廢格不用張庭堅經義二篇豈其遺式歟

公食大夫義 宋 劉敞

食禮公養賔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罕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賔三辭聽命言是

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賔於大門内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賔於大門内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至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賔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内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

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俎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賔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賔三飯飯粱以湇醬此君之厚已也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尤欲其加厚焉者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賔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

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
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
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
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
德之君則將飴焉惟恐其不足於禮將繇乎驕慢之君
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
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
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

故君子雖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故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葢於是時紂欲亡而未悟也其臣若飛亷惡来者皆

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

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非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為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以為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

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

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連珠

吳訥曰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玫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

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體雖對偶有合古詩風興之美録之以著四六之所始云　復徵曰按連珠始必曰臣聞者似亦告上之辭録於章奏之後以備一體焉

倣連珠二首　魏王粲

臣聞明主舉賢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吕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

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

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演連珠三十首　晉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形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寳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禄叔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遲之禍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眂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淩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點殯非食瓜行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用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禀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絶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曲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烟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録響操終則絶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収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入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闓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彫寒木之心

演連珠八首　明宋濂

蓋聞鷹鸇巢林烏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憸壬草面正士立朝奸雄歛迹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誡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訓於顯極鴻每事於纎求是以蠒蠹一出潛魚盡怖霜鐘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出於相刑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抜

盖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茍
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髀析一停犀牛即仆中軎既凋

鱍刀成枯

盖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
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
茍徒妄鬻而暗投曷若藏音而収耀

盖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恒患賢
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

莫齊泰華之崗一蹄之涔難媲滄溟之水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鷃之豎晏嬰能諷故卒有斬竹之囚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草姦人依之而建極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演連珠八首　王禕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宫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

問衢室仄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録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猿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耕冬繇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綱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絃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

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一

劉勰曰按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懐亦心聲之獻酬也 吳訥曰按昔

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　書記之用廣矣攷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尺牘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

與趙宣子書　鄭公子歸生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晉侯不見鄭伯以

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徃朝於君徃年正月燭之武徃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

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翚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論重幣書 公孫僑

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論鑄刑書書 晉羊舌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以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强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為齊獻穰侯書　周　蘇代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

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按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佗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令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獘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劒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

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
矣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
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遺燕將書　齊魯仲連

齊襄王時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
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

無反壯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已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

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彼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沬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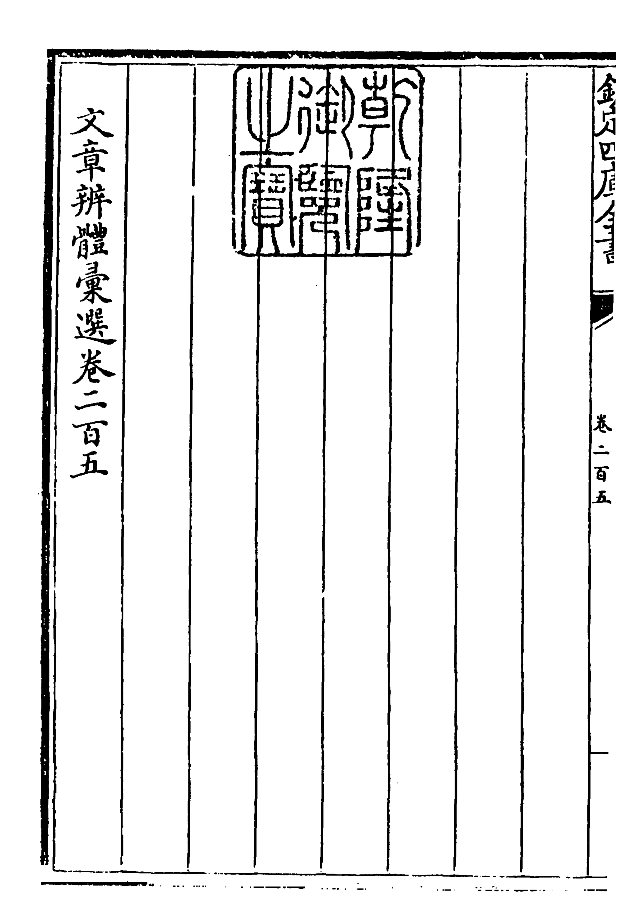
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刦桓公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昗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董仲舒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内總緝百僚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惟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

後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内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

恩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流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冦盜之患以錮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

報任少卿書 漢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

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已者用女為悦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

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宫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

事有闕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茍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

奉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賔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

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别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身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强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與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切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

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白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髪
嬰金鐵受辱其次毁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
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揺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
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
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

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

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葢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盡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汙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詬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别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

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

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强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創乘痛决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

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寸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户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

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鑕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没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

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况於家室孤

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

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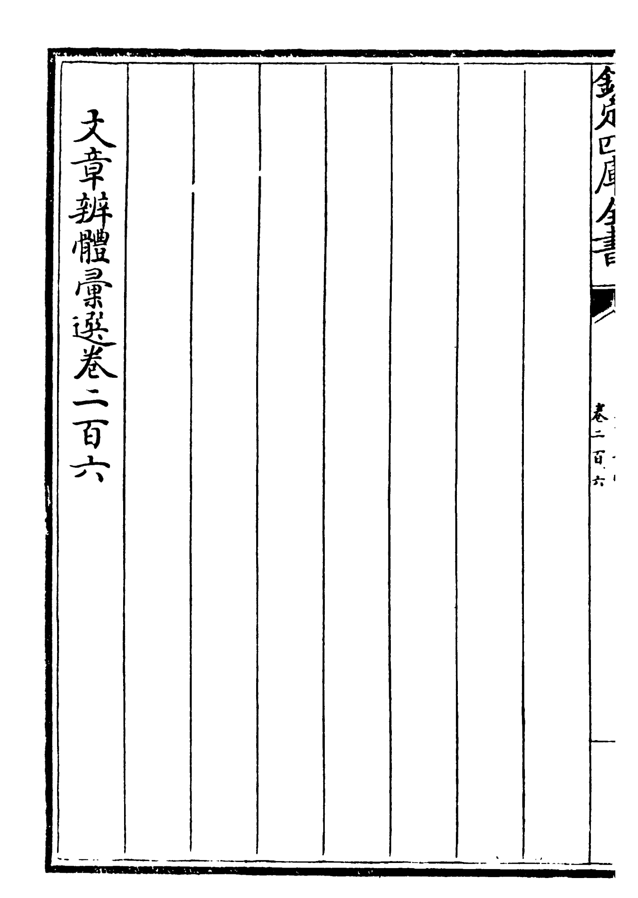
之封永垂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承順本為一體

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

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别俗殊死生隔絶代馬

越鳥能不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七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

報祁侯繒胹葬書　漢楊貴

葢聞古之聖王縁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繒胹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

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隔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生就其真宅

縣是言之焉用久容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捐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

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楷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併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禄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

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與王根論災異書 李尋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

取法於此天官上將上相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説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戮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黄髪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徳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厯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

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

之色羽氣秉宫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感冬霝雷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徴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抜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讇抱虚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隂湛溺太陽為主

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與揚雄求方言書 劉歆

歆叩頭昨受詔宄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

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為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軌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

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
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藴
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
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
車之使坐知謠俗適子雲攈義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
廩以振贍殊無為明語將何獨挈之寳上以忠信明於
上下以置恩於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
律張倉推歴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於漢室

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餓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密入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録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答劉歆書　楊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艾相愛視覘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迹汚暴於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

尭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

縣郫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

君坐帷幙之中知絶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絶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寛假延期必不敢有

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與益寛饒書　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强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七